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二辑

.6

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K2926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174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呼和浩特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75千

1963年8月第一版 1979年11月第二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001—8272册

统一书号: 11089·29 每册: 0.76元

(内部发行)

编辑凡例

一、本选辑印行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本自治区的史料，并推动征集和撰写工作的开展。选刊的稿件大部分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撰写者是从不同角度来叙述的，都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内容可能不尽翔实，观点不可能完全正确，因此，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借供研究历史和地方文献者的参考。

二、本选辑所选的资料，主要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宗教、民族、社会生活、历史人物等各方面的史实。撰写可以不拘体裁，不求完整，使用蒙汉文为主，必要时也可以使用其它文字，只要真实具体反映历史事件的真相的，均可选入。

三、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读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对来稿的原意则保留不动。

目 录

伊盟“三·二六”事变的回忆·····	鄂齐尔呼雅克图	(1)
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	任秉钧	(15)
伊盟“三·二六”事变亲历记·····	经革陈	(25)
伊盟事变乌审旗战役回忆·····	胡逢泰 口述 宋海潮 整理	(38)
记忆中的老瑞排长·····	徐伯毅	(52)
陈长捷“有请”——兼记罗聘卿之死·····	徐伯毅	(55)
伊盟事变侧闻点滴·····	许 如	(58)
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的片断回忆·····	范耕五	(62)
诺门汗事件亲历记·····	胡克巴特尔	(67)
肇源事件·····	鲍靖方	(130)
国民党“蒙古国大代表”在“行宪国大” 会上的活动纪实·····	邢复礼	(147)
我所知道的宾图王棍楚克苏隆·····	博彦满都	(187)
解放前原绥远省甘草和甘草行业的 概况·····	尹子衡口述 阎秉乾整理	(194)
包头死人沟的“梁山”·····	刘映元	(213)
抗日战争期间陕坝的文化宣传活动·····	刘映元	(226)

伊盟“三·二六”事变的回忆

鄂齐尔呼雅克图

(一)

一九三七年，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呼、包二市被日寇侵占后，当时的形势是外受敌寇的欺凌，内受国民党的压迫，交相煎逼，苦痛难言。而伊盟七旗的王公们则分崩离析，没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和行动，形成一种各奔前程的局面。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杂牌部队纷驻伊盟，军纪败坏，奸淫抢掠，无休止地敲诈勒索蒙民的牲畜。反动派说什么蒙古人都投降了日本，是亡国奴、蒙奸。蒙旗的名胜古迹和喇嘛庙，多数被焚烧和破坏。陈长捷任伊盟警备总司令以后，更大肆屠杀无辜蒙汉人民。伊盟广大人民称他为“陈屠家”，军队随意开垦牧场，逼使蒙古人流离失所，过着悲惨的生活。不仅如此，反动派还制造蒙汉隔阂，挑拨民族关系。在一九四九年和平解放前夕，伊盟不啻是人间地狱，蒙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反动派军阀血腥统治下，蒙汉人民的农牧业遭到严重的破坏。

一九四二年，国民党反动军队，驻伊克昭盟警备总司令陈长捷，以解决伊盟驻军的粮食为名，于同年九月下旬来到札萨克旗，会晤我父（沙克都尔札布），商谈在伊克昭盟开垦五百万亩土地事宜。当时我父任伊克昭盟盟长及国民党

绥境蒙政会委员长，在场任翻译的是绥境蒙政会委员胡凤山（蒙族）。我父虽不会说汉语，但一般汉语还能听懂，并且从陈长捷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非常蛮横，不是商量办事，而是用压服手段来强制。我父看出事情不妙，就理直气壮地答复：“此事不仅关系到蒙古人民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宗教问题（因为未开垦的可耕地绝大部分是在庙周围和脑包禁地），需要同七旗的仕官和民众商量，才能决定，我个人不能作主答应。”（事实确实如此，关系到全盟事情，不能个人擅作处理）陈长捷听到这些话后说：“伊盟开垦问题，是蒋委员长批准的，无论如何也要开。加之国难时期，你们也应当拥护这个政策。”我父听后，非常气愤，内心想：“蒋介石批准在伊盟开垦，难道不通知绥境蒙政会吗？就你陈长捷一个人知道吗？”这时陈的随从副官当场从腰里掏出手枪，装进子弹，威胁我父。这次会晤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第二天清晨，陈长捷不言不语就返回了东胜。

陈长捷走后，白音仓向我父汇报说，他和陈总司令及杨副官长（陈长捷的副官长）已商谈妥，在翌年正月下旬，召集各旗仕官在东胜开会研究，再作决定。根据白音仓的汇报，我父同仕官们研究决定，给各旗下达通知，利用阴历十月初三祭成陵典礼时，七旗事先开会商量，以便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和办法。

陈长捷回东胜不久，没有取得蒙旗的同意，就擅作主张宣布开垦，想对蒙古人进行强制压迫，使蒙古人俯首接受他的要求。宣布开垦后，从外地招引了不少农民，并指使说：

“哪里有好地，就在哪里开。”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全盟普遍涌起了开垦草野的浪潮，不仅开垦牧场，连同庙地、

脑包地以及祖先伊金霍洛（成陵）禁地都开垦了。这就引起全盟蒙古族人民的反对。伊克昭盟本来是开垦最早的盟，除沙碛之地以外，比较好的可耕地绝大部分都已开垦，留下的可耕地，仅仅是一点庙地和脑包地而已。再继续开垦的话，蒙古族人民依靠养牧的生活，确实难保。为此，我父在考虑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之后，为尽量避免纠纷和遭受损失，特派白音仓去交涉数次，结果无效。陈长捷最后态度蛮横，气势汹汹地说：“开垦是一定要开，没有商洽的必要，这是蒋委员长批准允许的，你们也应该拥护执行。”当这个消息传出后，蒙古人议论纷纷，有的说：“他（指陈长捷）要用武力对待我们，那好吧，我们也不客气，用武力对待他；我们的装备不如他们，但我们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勇敢精神，可以对付反动派。”这种反映不但在札萨克旗到处可以听到，在其它六个旗的蒙民中也普遍地传开了，形成一种见面的口头语。

反动透顶的陈长捷，对于这些情况，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认为蒙古人软弱可欺。

一九四二年阴历十月初三，祭祀成吉思汗时，七旗差不多都有人参加（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根据仕官们回来汇报：在会上七旗坚决反对开垦，主张继续同陈长捷商谈；并决定翌年阳历三月二十六日，在东胜开会，向陈长捷提出一致要求，停止开垦；如果对方坚决不接受，再另行研究决定。

根据十月初三的会议决定，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间，我父又派白音仓前往东胜，和陈长捷磋商关于开垦的问题。当时我父的指示：“主要去刺探陈长捷的态度，看他对开垦的主

张是否有所改变，有无商谈的可能。如果比以往的态度好一些，我们也应改变态度……。”并没有允许开垦的意思。不料白音仓竟然逢迎陈长捷，擅自作主，满口答应开垦。他返回札萨克旗后，也没有向我父如实地汇报他已允许开垦的问题。后来西协理鄂齐尔巴图等仕官们，知道了白音仓已妥协答应开垦之事，便在仕官中引起强烈反对。为此，鄂齐尔巴图和白音仓犯过嘴舌，愤怒到极点。

白音仓一贯胡作非为。过去逼迫保安队集体加入国民党，这次又擅作主张，答应开垦，出卖蒙古人的利益，札旗上下，对他痛恨万分，尤其是老瑞、鄂齐尔巴图。

(二)

陈长捷也深知没有取得蒙旗的同意，擅自开垦，会引起纠纷，于是想尽各种办法，从蒙古人内部了解蒙旗对开垦的态度和反映，以便再想对策。在这个斗争当中，陈长捷用拉拢手段收买了白音仓，终于达到了开垦的目的。

白音仓在札萨克旗工作年久，此人系甘肃省人，雍和宫白大喇嘛姘妇的儿子，学会满口蒙语，并且说的非常流利，经白大喇嘛介绍给我父担任随从数月，以后在旗政府工作。仕官们也很信任他，当做亲信使用，外出公干时让他充当翻译。这样，各方面的上层人士，他认识的多了，眼界扩大了，便滋长了野心，看不起仕官们，搞名利地位，对旗府的一切事务都想垄断。就是这样，札萨克旗仕官们也是再三迁就忍耐。最后他竟发展到出卖蒙族人民的利益以求荣，把自己的发财致富寄托在卑劣的行径上，“忠心耿耿”为陈长捷效劳，

因而，更引起札旗军民的愤恨。

其次，白音仓的品质非常恶劣，对自己有利时，不择任何手段。如札萨克旗的事情，仕官们批准允许的，他却从中造谣生事，欺蒙我父，有些应该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对他稍有一点利益或行一点贿赂，他马上又制造别的理由，请我父批准或允许。这种事情是举不胜举的。以后白音仓、王兰友、顾兆忠等形成一个集团，歧视蒙古人，妄想掌握整个札萨克旗的军政大权。

有一次，白音仓让旗保安队士兵集体入国民党，引起札旗西协理鄂齐尔巴图和排长老瑞的不满。以后不断冲突，互相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提到白音仓时，所有蒙古人都切齿痛恨，尤其是老瑞对他恨之入骨。

老瑞系札萨克旗人，先在阿木图庙当喇嘛，没有念过一天书，但为人忠诚灵敏，还俗后在家劳动。以后由于札萨克旗遭灾，迁移到乌审旗居住。当时锡尼喇嘛正在搞“独贵龙”运动，这个运动以后发展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蒙旗革命组织时，他积极地拥护并参军，接受了党的教育，阶级觉悟提高了，懂得了革命道理。在当时的革命武装斗争中，奋不顾身，忠勇异常，逐渐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敢与敌人作斗争的战士。可惜对革命缺乏较深的认识，没有远见，意志不坚定，在伊盟革命根据地创始人锡尼喇嘛逝世后，他以为革命也会跟着死者熄灭，而脱离了革命，半途而废，竟然返回原籍札萨克旗，从事劳动。

札萨克旗的仕官们，对老瑞都了解，不管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如何，认为他总是本旗人，并在革命战争中经过战斗锻炼和考验，有一定的实践军事知识，所以在他回到本旗不久，

立即派他为旗保安队的排长。事变当中，他确实表现了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如到达乌审旗后，在战争中右手受伤，医治好后，立即归队参战。同时在每次战斗中，他能够主动灵活的运用战术，特别到达乌审旗后，更善于根据地形部署战斗，引诱敌人，给予歼灭性打击。以后被提升为连长。

一九四三年二月间（阴历正月十七日），恰好白音仓到榆林办私事，在返回札萨克旗的途中，被保安队第一连击毙。这个消息传来以后，所有的蒙古人都大为快慰，心想：早应该杀了他，不然将来总是蒙古人的祸患。我们正在考虑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陈长捷来电说：“白委员（白音仓）忠贞爱国，不幸为奸匪杀害，请沙委员长（指我父）迅速采取措施，逮捕凶手，依法制裁，否则即派兵到札萨克旗搜查扣押凶手。”实际上，这时陈长捷已调动骑七师侵驻了伊金霍洛和再生召。反动派妄图采取惯用的手段压服我们，并且鼓励和支持白音仓的伙伴王兰友、顾兆忠等，制造流血事件。王、顾以为有陈长捷撑腰，可以为所欲为，更加疯狂起来，要给白音仓报仇。这样加剧了局势的发展，事变迫在眉睫。

（三）

国民党骑七师侵驻伊金霍洛和再生召后，形势愈来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老瑞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并且听到顾（兆忠）、王（兰友）要给白音仓报仇，老瑞立即产生了暗害王、顾的念头。据说，老瑞曾听到顾要到东胜，他就在去东胜的路途上等待顾数次，因顾有其它事情没有去东胜，老瑞的目的没有达到。以后形势更紧张，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定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夜間，暗殺王蘭友、顧兆忠。由於對方早有準備，雙方射擊持續約一小時左右，最後擊斃王、顧。拂曉時槍聲稍微緩和，大約七點許，有人來匯報，說是在札薩克旗街上保安隊暴動了，殺死了王蘭友、顧兆忠，還逮捕了其他徒眾。另外，搗毀了國民黨部，把國民黨綏蒙黨部主任特派員趙城璧（蒙族）也拘留起來了。當時秩序很混亂，人心恐慌。就在这个时候，保安隊第一連排長老瑞來到王府，向我們匯報暴動的原因，并向當時在綏境蒙政會工作的外地蒙古人，如任秉鈞、胡鳳山、經革陳等人說明：“事變系反對陳長捷開垦，消滅內奸，對你們毫無關係，請你們放心，不要有任何顧慮和懷疑。同時作為一個蒙古人，你們應該同情我們的鬥爭，支持我們……。”

這個時候，札旗仕官們聚在一起，在綏境蒙政會和幾位委員——任、胡、經等，一同開會，研究了當時的形勢（我沒有參加這次會）。據說在會上大家勸阻老瑞排長，不要過猛，把事情鬧得嚴重了，別人不好調解；應停止殺人，不要動武，用和平方法處理，以期避免更大的流血事件。當時老瑞堅決不同意，決心要干到底，不到陳長捷放棄開垦，決不罷休。但以後再沒有殺人，并把拘留起來的人也釋放了。

當天上午約九時左右，侵駐伊金霍洛的騎七師的李連長（名字忘記了），隨帶士兵數人來到王府說：“奉上級命令，要來札薩克旗街上駐扎。”經綏境蒙政會同他交涉，當時沒有來。鄂齊爾巴圖和老瑞看到形勢不佳，立刻讓保安隊占據札薩克旗街，作戰鬥準備，並下令：如騎七師胆敢進犯，要迎頭痛擊。

我父看到形勢將更緊張，立即召集仕官和綏境蒙政會委

员胡凤山、任秉钧等人，开会商讨了当时的形势，在会上决定电报国民党中央和傅作义，说明事变的原因，并且要求立刻采取措施和解纠纷，停止开垦。同时还决定打电报给邓宝珊、高双成二位，请他们劝告陈长捷停止动武，要和平解决纠纷。与此同时，还派任秉钧到榆林与邓宝珊当面接洽，要求调解；派贺耆寿劝阻骑七师暂不要到札萨克旗街上驻扎。在会上有些人不同意，认为这种办法是向国民党屈膝。

去劝阻骑七师进军的贺耆寿被软禁，不让回来，翌日（四月二日）骑七师进攻我府时，将贺带到途中杀害。

四月一日，陈长捷突然来电，表示愿意商谈和平解决纠纷，但又要求我保安队全部撤出札萨克旗街为先决条件。我们深知这是陈长捷的鬼把戏，他打算把我们的武装力量同我们隔离开，然后用竭泽而渔的办法收拾我们。

四月二日拂晓，骑七师四面围攻我府，当我们知觉后，国民党军已占了距离我府东南约七八十步远的国民党长官公署眷属院子，并开始向我府射击，于是战斗就开始了。激战了一整天，在战斗中国民党反动派用炮火轰击我府，大约放了数十发炮弹，摧毁了不少建筑物，特别是我府遭受损失严重。有一颗炮弹击准了我父寝室，幸亏炮弹未炸。这样的激烈战斗，札旗保安队从来也没有经见过。但是这次守卫我府的三十余名保安队的战士，没有让国民党反动派的猛烈炮火吓倒，英勇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用炮轰击，我们也从库里拿出两门迫击炮要还击，但我们保安队素日没有练习，不会使用，不得已我亲自射击，第一炮放野了，第二炮打的很准，打中了，从长官公署眷属院内把敌人轰出去了。这一下鼓舞了士兵的勇气，有了坚持战斗的胆量，思想也稳定了，并且给了

敌人沉重的打击。但是我父考虑到，敌人的火力猛，我们不能坚守王府，假使国民党包围我们数十天，堵塞了我们的出路，那时我们只有放下武器投降。要是我们出去，利用沙漠，进退就能主动，于是决定退走。

(四)

四月二日下午五时许，我父率领三十六名保安队，携带眷属和印信，退出王府。当时家里只有三匹马，除我父骑一匹外，其余二匹轮流着骑或两人双骑退走。为了掩护退走，我当时只留三四名士兵，用迫击炮盲目轰击约四五十发，七点许，已黄昏，把大门从里边关上，从墙上跳出，最后退走。恰好当天晚上，天阴墨黑，在沙漠里走了一夜，约四时许，到了温克吉图庙，离我府大约三十余华里。休息了数小时，因我父有嗜好，用完烟后，接着继续走了三十余华里，到了森盖多尔济老家乡家，住了一宿。这里离我府仍然很近，怕国民党军追赶上袭击，同时得到国民党军西进部队进入了沙漠的消息。

四月五日又走了一整天，进了大沙漠，找到一个叫乌力吉毕勒格的老家。这个地方很偏僻，不熟悉地形的人，不容易找到。这里离札萨克旗王府七十余里，在这里住了三天。我们立刻研究决定，派巴札尔布仁携带公函，到巴图湾（解放区）和共产党联系。函内大意：“我们反对国民党开垦，引起武装斗争，请你党协助我们反击国民党。”原来打算在这里住一时期，等待联系的结果，以后考虑到在这里不能呆久，出卖民族利益的民族败类奇玉山，一定会骚扰我们。因

而立刻决定转到鄂托克旗等待联系人。四月九日起身，路上走了八九天。

四月中旬，到达鄂托克旗，在苏木图区一个叫巴图的老乡家等待联系人，住了一个月左右后，联系人返回来，已同共产党的曹开诚、赵通儒取得了联系。共产党方面，为了我们的安全，决定让我们到西乌审旗西部章高图居住。同时党又派了数十名武装队伍，护送我们到章高图。

就在这个时候，鄂托克旗的章司令（文轩），也派秘书阿日宾格什格带些吃的东西慰问我们，并要我们到该旗偏僻的地方纳林居住。在这种情况下，使我们左右为难，向南走吧，怕惹下章司令，使他怀疑我们投靠共产党。所以决定让护送我们到章高图的队伍夜间再来，我们就可以用共产党“强迫”带走为名作掩盖。当天夜间约一时左右，由此地出发到西乌审旗（解放区）。

五月中到达西乌审旗包儒和硕庙，住了数十天，这里离东乌审（白区）较近，为了安全，以后又向南迁移至章高图，住了两个多月。在这期间我们经常同党的伊盟负责同志赵通儒磋商有关问题，并派札萨克旗东协理阿木古朗到革命圣地延安取联系。他到延安受到党的热烈欢迎，据说中央负责同志还接见了，向他讲了当时党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支持和同情我们蒙旗，反对大汉族主义压迫的武装斗争。还向他讲述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民族政策，这就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同时会见了毛主席，给我们保安队补充了武器，步枪三四十枝和若干弹药，供给了服装、给养；另外对我们上层人士每人赠送了一身衣料和其它日用生活必需品。以后又专派负责干部，如曹开诚、薛向晨、张旅长（名

字忘记）等，经常对我们讲述党的各项政策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深受感动。

我们到达西乌审旗革命根据地以后，保安队官兵随我们陆续到达这里的共达八百余人，当时由党指定驻扎在西乌审旗边境什拉乌苏一带，防御民族败类奇玉山和国民党军队窜犯根据地，抢劫和危害人民。确实未出党的预料，同年秋季粮食入仓时，东乌审旗特日毕札拉森（奇玉山兄）团长，竟然闯进根据地抢劫粮食，奸淫妇女和搜刮人民财产。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我保安队和党的武装队伍，共同作了数月游击战，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给根据地人民作了一点有益的事情。

九月上旬，从这里又移到石边庙住了一个多月。鄂托克旗章司令（文轩）派副司令奇恩庆到石边庙同我们商谈，让我们返回札萨克旗。他再三说服我们，“应考虑全盟，作为盟长和委员长，住在红色政权地区内，对蒙古人影响不好，造成很多麻烦也不好。”他又说，傅作义也要求我们立即返旗（傅对事变装作不知道，说是陈长捷擅作主张的），他们（指国民党）已经把事情都推到陈长捷身上，承认了错误，我们为了顾全大局，也不必提了，尤其带出这么多人马，日久了也有困难，现在有人从侧面和解，返旗还是对的。我父在这种劝说引诱下，思想也动摇了。

另一方面，士兵们离别家乡日久，也都渴望早日回家。特别是听到陈长捷被撤职，国民党中央宣布停止在伊盟开垦以后，更认为斗争已取得胜利，万事大吉了。

国民党派奇恩庆到石边庙劝说我们返札萨克旗的问题，共产党的方面也知道。奇恩庆也同共产党的负责同志接洽过。

我们当时把这些情况向石边庙共产党的负责同志曹开诚汇报后，党的方面毫无意见，去留问题完全让我们自己选择决定。

(五)

九月下旬，我们由石边庙（解放区）返回鄂托克旗的阿拉庙（章司令驻地），当时共产党方面也派几位同志陪送我们到鄂托克旗白区边境。从此我们离开了解放区，走了五六天，十月初到达阿拉庙，受到章司令的接待，他给我们已安置好住宅。

次日上午，章司令来看我们，商谈和解问题，他将奇恩庆在石边庙所谈的内容又重复了一次。在阿拉庙住了两天后，傅作义派来一人，马鸿逵也派来一人（其姓名忘记），胡宗南派来高级参谋连钟山，在阿拉庙商谈了两三天，就算和解了。商谈时，国民党方面说：“开垦，中央有命令。但我们决定让陈长捷同蒙旗协商办理，并没有指示他强制开垦。”把事变发生的根源说成是傅作义不知道，把一切责任罪过归给陈长捷。对我们，毫无谴责的口气，并说：“这次事变，沙王爷（指我父）也可能不知道，主要是您下边的无知识人，受了共产党的蒙蔽搞起来的，今后可得注意。”等等，冠冕堂皇地说了一阵。

在国民党中央下令撤销陈长捷伊盟警备总司令职务的同时，宣布了停止对蒙旗的开垦。

商谈中满口答应，要赔偿蒙民和我家在事变中所受的一切财产损失。另外，还决定已开垦地的庄稼，全部归还当地蒙民。